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二十有一年

己靈王二十有一年  
 酉十四年  
 簡十四年  
 四秦景二十五年  
 月庚子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鄆邑父叔梁紇母顏氏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拜師及取邾田也十九年宿如晉既拜

討齊之師矣今復往者公之不朝于晉蓋十

九年矣今脩朝禮是拜師也

春秋傳注

襄公五

一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莒之大夫不書名以其無閭于大事也至于

叛則必指其人而言之矣以書名為重地者誤

季有封邑自賜汶陽之田及費始文十二年

城諸及郛蓋已自為封邑計矣季宿城費所

志益大費之旁近邑稍蠶食之始屬郛繼入

郛又取又貪邾之漆閭丘誘其叛臣而使

之來是以公方在晉而庶其驟來娶之以姬

氏又有賜于其從者其相慰勞者可知已至

昭元年取郛四年取鄆五年納年婁及防茲

十年取郛以次封植皆所以為傾魯計豈徒

割邾莒以自肥已哉經書其事則討季之意

灼然可知自左氏曰庶其非邾也以地來雖

賤必書重地也而後之言此事者皆主三叛

人而不主季氏矣嗚呼此言經者所以迄不

得其主名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奔楚出

晉告

晉欒盈者欒黶之子欒書之孫也欒書既弒



厲公而良死，乘廩將下軍，汰虐復甚，國人惡之。乘廩死，其子乘盈復將下軍。乘范相惡，范宣子欲除之，而未有會也。乘廩娶于范宣子，曰乘祁。乘祁與其老州賓通，譖諸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之，使乘盈城著，而遂逐之。乘盈出奔楚。夫盈之所為，未嘗得罪于君，與得罪于國家之大故也。宣子不請而遂逐之，又殺十大夫而囚三士，雖以趙盾之專，其橫殺亦不至是。豈非六卿為政，生殺已移，晉之柄將遂操于下，而不可返哉！已而商任沙隨，兩勤諸侯，以快范宣子之意，而晉之舉動益為天下之所笑。至于叛臣入絳，齊伐朝歌，世伯之威，神一朝頓盡。此晉之亂，非乘氏之禍也。若乘氏之鬼，則為彼蒼之所奪，亦已久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曹自成七年来朝，今復朝魯，是為曹武公之



二年自是終春秋之世不朝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乘盈出奔楚道經于周。靈王使人出諸轅轅轅在今河南偃師縣之東南蓋將由鄭而入于楚矣入于楚晉之憂也故合諸侯以錮之錮使無令入楚也

庚靈王二十有二年晉平七年齊莊三衛獻二  
戊十一年魯武十四陳哀十八邾孝十蔡景四十一  
鄭簡十五年秦景二十  
平二十楚康九吳諸樊十  
子孔

一歲

春王正月公至會自會

是年春公不朝止于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子弓嗣

冬公會晉侯

平齊侯

莊宋公

平衛侯

獻鄭伯

簡

曹伯

成

莒子

比

邾子

薛伯

杞伯

孝

小邾子

于沙

隨

乘盈入于楚，人不受復造齊，人受之齊。莊公有背澶淵之謀而無其隙聞乘盈之在

齊以為為可用之以間晉也晏嬰諫不聽晉知  
乘盈之在齊復合諸侯以錮之乘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自  
是以後齊伐盟主崔杼假其說以弑君而晉  
之令亦不行于天下遂為天下之所笑焉

###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告。前年夏令尹子  
庚卒將使遠子馮為令  
尹崔舒字子南令  
尹馮辭以疾乃使追舒復以遠子馮為令尹。楚  
亦莊王子既殺追舒而亦  
殺追舒可不告然也  
告于魯者告己濫也

傳言楚觀起有寵于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王將討焉每見子南子泣曰令尹之不

能爾所知也卒殺子南于朝而輟觀起于四

竟夫子南之為令尹僅一歲耳未有火過而

服上刑何楚法之不平一至是乎竊意楚于

是時未嘗不以間晉為事而乘盈既奔楚追

舒不為間晉謀使翻然而復去是真令尹之

不能所為殺之以致恨耳傳因承其訛以為

說要之不可為情實也



辛靈王二十有三年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

亥十一年鄭簡十云曾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

平二十六年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弟姑容丘是為文公孝公

夏邾畀我來奔無事實實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

于陳陳告

先是公子黃奔楚人不為理至是陳

侯如楚始為白其事于楚知前事之誑而

公子黃之見誑也召二慶而欲殺之二慶懼

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殺二慶而歸公

子黃陳事始定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晉告之封邑

欒盈在齊使祈歸父假媵女于晉以藩載

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以曲沃之甲因

魏舒以入絳將劫晉侯而殺范氏范宣子使

其子范鞅逆魏舒賂之以曲沃魏舒去栾氏  
又使罪人斐豹擊殺栾氏之力臣栾氏戰而  
敗乘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告八月叔牙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魯以齊晉之彙由魯而生故救之

孫豹所將之師也二師力救獲晏薨齊始退師即叔  
榆城在汲郡朝歌縣次雍榆所以救朝歌胡氏  
慢者誤

初齊之納盈以間晉也將使盈為亂于內而  
已伐之于外將遂不有晉也今盈雖敗晉人

圍之韓趙中行知四卿之軍皆從范氏以狗

于曲沃齊雖伐之晉不能禦取朝歌入孟門

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成郛邵封少水日報

平陰之役耀武為樂而已夫文元年衛人伐

晉以來七十七年之間從無一人敢加兵於

晉者以晉為盟主非諸侯所敢代齊伐盟主

則為無晉無晉晉將失伯此豈春秋之細故

哉齊自孝公始衰晉文繼伯襄靈而降齊嘗

有不服之心惠頃相繼未嘗與盟會斷道之



役高固逃歸晉于是乎師于陽穀以伐齊鞍  
之敗齊始朝于晉及乎厲公見弑齊復生心  
悼之復興其出與盟會者崔杼及世子光而  
已悼公卒而高厚復逃其終欲叛晉也如此  
今之伐衛所以伐剽伐剽以彰晉過又聞乘  
氏之禍而伐之齊固小人之行哉然而晉之  
伯自此失矣晉一失道而見伐之事卒從齊  
興雖復欲復光其世業其可得哉

己卯仲孫速卒

廢子錫嗣長子秩奔邾

冬十月乙亥滅

孫紇出奔邾

紇字武仲滅孫許之庶子以愛立既奔邾復如防求為後于魯魯人為

立其元滅為如防即出故不書昭二十五年滅為子昭伯從昭公出奔滅氏絕于魯

孟莊子有二子長曰秩次曰錫滅武仲前為

季孫廢長子彌而立少子錫紇彌惡滅孫孟

錫亦嘗惡滅孫彌與孟錫謀而思以逐滅氏

孟莊子疾彌因廢秩而立錫，嗣孟孫將葬

孟莊子錫惡滅氏于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

使我葬季孫怒攻滅氏武仲斬鹿門之閤以

出遂奔邾武仲號多智而季武子欲立少仲

遂迎其意而立之此欲挾季氏以為權不虞  
所廢者之深怨而別因孟氏以逐之也故夫  
子曰以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也  
作不順而施不怒也然而更有說于此魯之  
大亂成于臧孫夫公彌季宿之長子而意如  
少子紇之子也公彌初以見廢而不出閭馬  
父曰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  
何常之有彌然之敬共朝夕恪遵官次則彌  
固可與為善者也可與為善而又有叔孫穆

子葦以夾輔之使嗣季孫季之橫必不至此  
此陽州之事可無見也廢長立幼而復有意  
如以承之意如出而魯不可為矣

晉人殺欒盈

晉告。不言大夫叛則非其大夫也。晉于是無欒氏。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克此與  
討欒書無涉也而欒書則已討于此昔伐齊  
之役中行偃夢與厲公訟不勝公以戈擊之  
首隊于前奉而戴之及歸瘳疽生瘍于頭病  
目出而死今盈未有大罪而為淫母所討逐



身以叛誅子孫降為皂隸此有天道誰謂弑君者得獨全其首領哉

齊侯襲莒

莒告而掩之曰襲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狂且之為也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年齊在五衛獻二十八年

壬靈王二十二年 鄭簡十七年 宋平二十七年 秦景二十八年 楚康十一年 吳諸樊十年

春叔孫豹如晉

叔梁紇卒

晉有栾盈之亂朝歌之師故穆叔如晉唁杜

云賀克栾氏非

仲孫羯師師侵齊

羯速之子字孝伯始見經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吳告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伐

吳無功而猶告于諸侯者吳告楚曲苟犯吳

吳必告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莒告。齊侯既伐晉而懼將

齊聘且請期于時晉將會夷儀以伐齊。齊侯聞如

之使陳無字從。遂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

莒師送之。遂伐。以報且于之役也。然齊使崔杼送啓疆。非令

其伐莒也。非有君命而擅伐之。豈所謂將行

大事。欲用其衆者耶。

大事欲用其衆者耶。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

子

比邾子

悼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以將

代齊不成伐。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諸

尚不在會。鄭使來告于師。楚救齊自。不告諸侯救鄭不成。故不言救。

晉合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

棘澤。諸侯還救鄭。當此之時。晉不成其為晉。

楚亦不成其為楚矣。夫伐齊不克。則諸侯之

心必有寔應。且憎不款。從事于齊者矣。而楚

以康王為之君。遠子馮為之令。尹安思因齊。





○孔子四歲

###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侵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  
 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即是而現崔子之謀道路知之矣以弑君之  
 事而為道路之所知非真訟言之不諱何以  
 播聞於魯國哉

###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弟杵臼立是為景公。不書葬

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暉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

不成喪之寔魯不會葬可知

儀假報朝歌以為名寔往定崔杼之弑

昔齊莊公之將伐晉也崔武子曰以為盟主

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弑君之謀蓋

已明告于國中矣及晉合諸侯于夷儀齊莊

公乞師於楚欲救齊而不能杼知楚之不

足恃而晉之終不免于見討也于是通其意

于晉因棠姜以誘公而遂弑之當此之時列



國大夫之無禮于君蓋視其君如草芥然苟  
 可以說晉人之意且暮旋祭如取如携而晉  
 人之意亦以為苟可以得當以服齊則使其  
 臣弑其君未嘗非我之所利所謂悼公以後  
 弑君逐君相與為市非復昔年之駭異者也  
 然而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則仍殺之以滅  
 口何也彼以為殺一淫者何君之有既已利  
 其說晉之謀而又欲并去其君之號苟無太  
 史兄弟之書則所赴于諸侯者又不知其何

辭之出矣故當極亂之世而猶得以其君之  
 號著于春秋則真太史之所當也及會夷儀  
 果以莊公說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  
 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  
 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長正師旅及處守者  
 皆有賂八月己巳盟齊景公於重丘使崔杼  
 為相以定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鄭使來告于師鄭伯在會

舍之入陳必有君命故即未告

春秋傳注

襄公五

十四

弱國而立于強大之間未有若子產之得策者也。晉既失據而楚又不足懼，不于此時為立國計，更俟何日？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埋木，利不伐陳，何以自立？伐陳而使楚得執之，以為名，挑釁速禍，晉不能救，亦終何以自立？惟是二十四年二月，鄭伯朝晉，請伐陳，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凌虐于敝邑，則陳先伐鄭矣。」又有東門之役，是兩無禮于鄭也。兩無禮而後入陳，入復有禮，示能入國而已。陳安

得而訴之楚，亦安得而責之鄭哉？且鄭請于晉，晉尚未許，鄭也。復有東門之役，弱者必再請，再請則可否之命還制于晉，而鄭仍無以自立。故鄭之能，又在不請。晉鄭一入陳而晉與楚兩無以議，其後非真不競不練者，冒至是哉？入陳伐陳，未告則書，經固未嘗為褒貶也。而子產之功，其津津于聖人之意中者如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舍之入陳為間  
事故不聯書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告。自漢梁以來，劉已稱侯。既無邪正，亦無廢立。魯史之稱，故以分別言之。則此宜稱名。後

雜然無紀如此。歸衛可不稱名。此不稱而後反稱，皆史文錯亂。不可據以爲說也。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至是，衛侯入于夷儀。

夫猷，公林父所甚忌也。而晉又林父之暱也。

魯何憖于失國之術，而假之一邑以定其居。

哉！蓋以行奔在齊，嘗有納術之心。今林父

乘齊之恫，請于晉侯而歸之，置之肘腋以除

其偏，所謂朝發夕擒，無使齊為術奉者也。否

則當此之時，崔方媚晉之不暇也，顧敢以晉

所恤之人而止其帑，以求五鹿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此疑楚告。于時蘧子馮卒，屈建為令尹。

前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

人叛楚。子讓之舒鳩，子曰：無之。至是，舒鳩

人卒叛楚。屈建城舒鳩，舒鳩亦群舒之屬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告。夏公。子駢之子。

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即諸樊諸樊卒弟餘祭

立諸樊有子曰光舍子而立弟者欲致國于季子遵壽夢之命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之牛

臣隱于短墻以射之矢中吳子而卒巢即今

廬州府之巢縣吳楚相惡巢為驛騷而巢方

屬楚故為楚射諸樊其後吳卒滅巢吳伐楚

多不告此獨告者以告諸樊之卒也

襄公五終

起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七

襄公一

甲靈王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年齊景公杵臼

寅十五年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三

元餘祭孔子五歲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是為瑒公剽

謚者剽為林父所立非欲篡也衛人濶之衛孫

林父入于戚以叛故書叛始于此是時甯喜當國

石乘盈造甲午衛侯衎歸于衛

告喜

春秋傳注

襄公六

一



先是甯殖疾謂其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入則掩之苟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

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獻公既入于夷儀遂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許之于時

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代孫氏克之辛卯弑其君剽及太子角而納獻公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侯

歸告曰甯喜弑其君剽者喜自以為之在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言趙武不書尊公也向

晉宋二國必皆微者故稱人

孫林父既以戚屬晉衛人侵戚之南鄙茅氏孫氏愬于晉。成茅氏衛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晉人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是時趙武

已代士甸為政然始終党戚而為孫氏報仇者復如此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宋告

宋平公之嬖妾生佐惡而嬖太子痤美而狼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軟用牲加書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有為合左師為之微太子縊而死

晉人執衛甯喜

晉告。事在會澶淵時而書于殺世子痤下者疑公歸而後告也

會于澶淵甯喜從衛侯如會晉人執甯喜討其犯孫氏而殺晉成三百人也衛侯如晉人執而囚之其冬衛人歸衛姬乃釋衛侯然而不見于經者不久即歸晉衛皆失告甯喜歸亦不告故事多不備也堂晉伯既党林父以定剽又不問其弑剽之故而獨党同于孫氏事至此尚何言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子買立是為悼公

冬楚子



蔡侯陳侯伐鄭鄭告

葬許靈公

十六年諸侯伐許他國皆大夫鄭簡公獨親  
 行于今蓋十一年許欲報鄭而求諸楚不知  
 凡幾行矣而楚不應許靈公忿其不應也故  
 其如楚而請伐鄭也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此  
 其情豈得已哉已而果死于楚死而楚將無  
 以謝許也故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此不足  
 有為之明驗而姑以一伐謝諸侯者也子產知  
 其不足以有為也使逞而歸以足其志而又

不可以明言姑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  
 是故昧于一來以告國人之說耳豈所密言  
 于子展而謀諸帷幄之內者哉楚爭鄭以來  
 必有長主賢臣上下相濟今以屈建為令尹  
 本可以分南北之衡而康非其君故建亦不  
 以爭鄭為事弭兵之約姑息肩焉楚猶踞其  
 勝晉則靡矣平之才既出康下武也知不及  
 建又行之以偷當此之時鄭能料楚亦能料  
 晉南北之形勢盡入子產之目中春秋至此

又當專論一鄭矣

乙靈王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一二齊景二衛獻

卯十六年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

三秦景二十一楚康十四吳餘蔡二○孔子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慶封克之子崔杼弑君慶封為左相是時稱為崔慶云

景公即位既同盟于重立至是來聘通嗣也君

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康屈建蔡景公孫婦

生衛石惡陳哀孔魚鄭簡良霄許人曹人武

于宋趙武朔之子盾之孫。宋執二盟楚寔先

先晉魯宗晉故先趙武也傳言善先晉晉有信也誤。鄭自此會後始無南北爭。蔡陳許皆楚之屬今皆與于盟

盟于重丘之後趙文子為政謂穆叔曰自今

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

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於是宋向戌為告于

諸侯而相期以至于宋楚子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後交相見也晉人許之將盟楚人衷甲

而爭先晉人懼又先楚人夫晉之所以為晉



者以其師武臣力可以合諸侯合諸侯所以禦楚楚不敢食上國而窺王畿恃有晉之強與其衆也自趙武有苟且之志而為楚人之窺故許之以及于會而後以交見之說進若曰交見則弭兵不交見則不弭兵由是晉人之命制於屈建者一矣凡兩敵之息而不戰也當使我之兵嘗可用我有倦兵之意彼將故示其不倦以駕我之倦我苟急而從之而我乃愈絀今楚人之衷甲非真有我志也示

以戰之形而已矣而晉乃真不欲戰楚人窺之復以先歆之說進若曰先歆則弭兵不先歆不弭兵由是晉人之命制于屈建者二矣夫楚之康王本不足有為于天下屈建雖黠亦未有北之圖也當子展之日趙武為政之初天下未嘗有用兵之事何故而忽導之弭兵以召兵而楚乃衷甲以脅我弭兵之謂何故當其為會不意其有交見之言及其將盟不意其有衷甲之事至于衷甲則悔之悔之

已無及矣自是以後南向而朝楚又再先于  
號之盟今日之事無一不為會申地然而宋  
之盟在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夫然後知弭  
兵之為禍烈也夫本原之失始于定剽而成  
于夷儀之賂外事之失始于見伐而成于交  
見之言一自失其正而一自失其強晉復欲  
合諸侯豈可得哉烏呼此所以為春秋之終  
也已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弁告。傳言殺

甯喜石惡將會宋之盟是殺在會前也而先書會者豹已行衛乃來告盟與會未嘗非聯書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甯子吾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

惡名對曰臣殺之君弗與知免餘攻甯氏殺

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初猷公自夷儀使與

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

鮮及殺甯喜子鮮曰遂我者出納我者死賞

罰無章何以勸沮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託

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凡豹不氏

而再見者卒書名傳言不書其族違命也誤。事凡書盟者多不書其會此言盟後書會者欲拜兵必先成言萬一不其合則未必盟故會與盟各自為事一經中書會復書盟者皆各自為事也

始所欲盟者弭兵也及楚人以交見之說進

然後遂盟交見交見則弭兵不交見則不弭

兵盟交見而弭兵在其中矣將盟楚人衷甲

衷甲所以爭先于是畏而復先楚人前目後

凡故不見先楚之文其實楚人先晉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靈王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年齊景三衛辰七年崩二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蔡三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衛告

衛人討甯氏之党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襄十七年邾悖公伐我南鄙十九年晉執邾

子正邾田邾猶不服二十年仲孫速伐之今

來朝必始好也昭元年魯亦始葬邾悼公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晉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死在前年自縊非國討故不告魯其子崔明來奔非大夫

故不書。慶舍非大夫亦不告殺

慶封党崔氏而為左相賂于晉以為重丘之

盟國人欲討之而未有會也前年秋崔有家

亂討使慶封乘亂以滅之崔氏已滅慶封當

國當國十有二月嗜酒而好田委政于其子

慶舍國人益怒乘高陳鮑晏嬰之徒以為此

可得當以除慶也盧蒲癸王何者齊莊之所

親也嬖于慶氏而欲為莊報仇冬十月慶封

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

事陳鮑之圉人為優慶氏之士釋甲而覘優

乘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而使癸與何擊

殺慶舍慶封奔于魯夫乘書中行偃以來從

不聞有討賊之事也齊獨不甘于杼而百計



以討杼又百計以討慶苟無晉豈至是哉晉受夷儀之賂而崔與慶終見討雖有晉竟何益哉烏呼此可以明怒晉之意矣此可以明討賊之意矣齊人未讓慶封復奔吳。夷末處之朱方而富于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是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冬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

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子景王立。葬靈王在五月。魯不會者公失意。

乙朱楚子昭卒

子麋立。是為邦。款。尹。屈。

丁景王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己元年。曹武十一。陳哀二十。蔡景四。鄭簡。二十。秦景三十三。楚却款。麋元。杞文六。宋平三。十。孔子八歲。

春王正月公在楚

當歲首月獨書公在楚與在乾侯書公在乾

侯者見季氏逐君不得有其國書公在楚者見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著趙武之罪晉不得復有其諸侯也然則魯史所獨書乎抑不朝正于廟史皆有其文經獨削彼以存此乎曰不朝正于廟史宜有書今不書是有削也經於內詞有削此或其一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交見

之所致也史不書故不見經公還至于方城李武子取卞使公治告公曰我不可入矣公治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子惡立是為襄公

閻弒吳子餘祭

餘祭一名戴吳戴吳弟夷末立將致國于季于○吳人伐越

不告故不書

吳人伐越獲得烏以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覘舟閻以刀弒之不言其君者閻不將君其



君也趙之于吳本無必報之仇也自閻弒吳子而越之仇乃不可解迄于相滅禍始刑人慎哉

仲孫羯會晉平荀盈齊景高止宋平華定衛襄

世叔儀鄭簡公孫段曹人武莒人比滕人薛人

小邾人城杞之城淳于也故昭元年初午數趙武

州高密縣有淳于城東樓公如封河之南之雍丘

即杞縣齊桓時遷綠陵即今青州府之臨淄是

此晉失諸侯之又一事也晉乎公杞出也故

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

太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鄭游吉曰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

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列國之人噴有煩

言也如此晉于諸姬安望其復合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士鞅士旬子始見經弭城杞也公享之公臣不能具三耦

杞子來盟杞復降魯以至此

晉使魯人歸侵田于杞魯歸之杞文公來盟

拜祀田也

吳子使札來聘

札不稱公子史略文以為貶者

餘祭既遣聘而後過

餘祭五之四年使札徧聘列國以通嗣君吳

欲自同于中夏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時有南燕故此稱北燕即戰國時之燕召公

也之後

高止高厚子也崔杼殺高厚崔慶敗而高止

即與城祀之役則高氏之復用可知高止好

以事自為功且專公孫薑公孫竈放之于北

燕齊爭政也齊無公族薑與竈獨見任用後

復見逐于陳鮑陳氏獨專互相齟齬其所繇

未漸矣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戊景王三十年

晉平十五年齊景五年衛襄公惡元

曾武十二年

紀文七宋平三十三

春秋傳注

襄公六年二吳夷未元年孔子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晉楚既平楚麋即位使遠罷來聘以通嗣君

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遠罷不對穆叔曰

楚令尹將行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臣其情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自立是為靈公

蔡景公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公

弒父之變自楚商臣以來今復再見然以實

告于諸侯者諸侯無討賊之人且謂淫而不

父抑又子之所宜弒也子弒其父而天下方

以為宜然其自立而莫之討也曷足恠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宋告

宋大灾宋共姬卒待姆也姆不至逮乎火而

死可避不避其過中之行狄經于內女之嫁

多不書而成九年獨書伯姬歸于宋其卒其

葬又皆悉書豈非憫其終不惡遺其始猶賢

子愛其死而忽焉自失卒以貽羞于千載者

歎然則伯姬之卒雖過中終為聖人之所取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告佞夫等之罪佞夫靈王子

景王弟瑕括之党也括廖同奔而獨告瑕者瑕必首謀傳專言括疑亦未實

初靈王之弟僖季有子曰括將見王而歎曰

烏乎必有此夫及靈王崩景王立僖括欲立

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括瑕

廖奔晉今按莊二十五年殺王子頹僖二十

五年殺王子帶經皆不書此獨書者王室衰

微史或不備或雖備而紀綱已弛意所欲告

則告之無定法也故成宣以來王事之見於

經者不過王子札殺召伯毛伯王師敗績於

茅戎周公出奔晉寥二數端而已以為有関

于大故則此數端者安見其必不可削哉經

於外事無筆削益可微已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子始見經

魯人賢之使卿共葬以重其事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并告

不言大夫者已奔即非其大夫也

鄭子展卒伯有為政侈而復為窟室以飲酒

國人惡之又強公孫黑如楚黑以駟氏之甲



伐之醉而奔雍梁遂奔許自許入鄭駟帶率  
國人以伐之殺伯有鄭自子展為政子產為  
卿已能自立于晉楚之間伯有繼其後幾亂  
鄭國伯有死子皮為政乃授政於子產鄭用  
子產鄭之存亡所係也鄭國小而偪族大罷  
多相尚以競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  
侈恭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事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謀于  
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是以鮮有敗  
事子產所以行其政令以自立于晉楚之間  
者子皮之力也子皮即軍虎子軍孫子展子  
而已子產未為政而其設施已先見于國會  
于平丘之歲子皮卒子產為政執政之日淺  
經又不知見其文然曰殺良霄則知子皮之  
政矣知子皮之為政則知子皮之為政矣  
公孫黑字子皮之助黑所駟良方爭○子太叔  
即游吉公孫助黑所駟良方爭○子太叔  
揮字子羽

冬十月葬蔡景公

與不葬皆史之寔文  
公羊言賊不討則不書葬今  
賊亦不討也而書葬則知葬

君弑則不葬恐于其君也蔡景公何以葬父  
也四月弑父十月仍葬景公豈欲廢其禮終  
將有所不可欤昔宋元凶劬弑其君臨刑之  
日太師嚴道育哭之劬曰覆載之所不容太  
師何以見哭蔡般之所以終葬其父者意即  
在此故現葬景公之事閔然見父子之惟  
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恃有此也

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  
莒人犁邾人悼滕人文小邾人會



澶淵宋災故

疑是晉告

傳言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蕞宋向戌  
 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  
 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今以經文攷之  
 則傳多失實不可信也諸國之大夫自文公  
 以後皆書其名今不書名而稱人則會皆微  
 者可知魯卿與會必言魯卿之名今不書叔  
 孫豹則魯不與會可知魯不與會故告于魯

者曰宋災故史因順其詞而書之適有溢文  
 無他義也魯何以不與會伯姬魯女魯人賢  
 而使叔弓往葬之則所以恤宋者不同厚薄  
 於諸侯矣使如左氏之為說則諸侯之不信  
 與魯卿之當諱者豈獨澶淵之一役哉

己未 景王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年 齊景六年 衛襄二十  
 四年 魯武十三年 陳哀二十七年 杞文八年 宋平三年  
 十四年 秦景三十五年 楚邦教三年 吳夷昧二年

○孔子

春王正月

春秋傳注

襄公六年

十八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長故宜立非適也

野不稱世子疑未嘗毀也于是立公子稠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哀社如故哀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乙亥仲孫羯卒

子獲嗣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滕事魯獨謹故魯于昭三年亦葬滕成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子展與立

弑君稱人微者也與齊人弑其君高人宋人

弑其君杵臼同蓋邠歆顏職帥甸之流而不

可以為子弑其父也使子弑其父則蔡不難

以實告莒亦何憚而不以實告哉今按莒即

于夷有號無謚魯人之所不禮故傳於莒事



多略詞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則曰僕因  
國人以弒紀公今復曰展與因國人以攻莒  
子弒之乃立何前後之一轍乃爾豈本無確  
據而皆影響於道路之言故然則傳與經違  
而好以意為之說者不若一付之存疑之為  
得也

襄公六年終

起二十六年  
至三十一年



